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

自然者然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虛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窈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蕩而難名

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

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

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

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

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

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

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手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
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
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窈

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

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

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

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

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然之者不假手

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贊虧也平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撓勿撓有以

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

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

至命者疇克爾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刺也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

肖如此之甚汝真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

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枯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

也

其子弗曉終請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虛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

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過

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

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

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

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

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

2.0.0.7

梁曰衆賢也丞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未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曰橋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既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醫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

疾勿藥有善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

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為之謂三賢焉橋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賢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然有制之者而湯劑

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為神醫也古之人有疾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為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大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比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鬻熊語文王曰

鬻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遠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

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鶴脰雖長斷之則戾非固增之也鳧脰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

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又迭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成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觀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耕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

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

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夫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也於人乎匪枯自天弗尊由人則禍福唯所召

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巫醫技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

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賢曰矯氏曰俞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

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濕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哺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拘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非非賤之所能大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甯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

范曰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

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俄而度哉故曰不如其已

揚布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親兄弟也而壽天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天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

故疑惑也

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為自然昏昧昧日
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為命也手

信命者亡壽大

有壽大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真矣怒矣美去美就美哀莫樂真為夫不為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

盧曰壽大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

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大信理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

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為何所

不為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

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夭

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

則異貌均也而憎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

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昧

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

已無所於運隨所為隨所不為吾無容心

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

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

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則彭殤定分等

之為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

之為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

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

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真則止

一而不妄怒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

所復分何為乎何不為乎固將自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

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

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

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夭貴賤名譽

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

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

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

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真知所

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為自然又莫

知其為使然也昏昏昧昧言不可明紛紛

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為隨所不為言其

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損夫如

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夫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

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明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
 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
 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
 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
 亡所不信然後為至真矣則無妄惑矣則
 著誠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奚去
 矣就美矣奚樂矣為美不為至人居若死
 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
 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為靜者有
 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
 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為
 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
 貌亦不以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
 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
 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冥然而止若立槁木成
 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
 逐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蒂於胸中
 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

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
 徹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塞而觸遠生
 患者哉
 墨音屎物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卑音至 盧曰輕動之狀也
 嗶音然 盧曰迂緩之狀也
 慙音慙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遽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為善也
 巧佞 盧曰辯詭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辨音無所端 辨所不解悟之貌
 盧曰慙駭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
 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為巧
 妙也
 穆音若 盧曰頑戾強幅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譏音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凌音碎 此皆多辭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尋問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
 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為才能
 眠音疑 盧曰無精采之狀也
 誣音止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音疑 不開通之貌誣音誣 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隨發
 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為適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盧曰變詐巧辯愚拙倖真衆態不同而皆以為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愛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真易其慮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則命不如力也

政和墨辰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違嗶以言性之緩慙慈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佞者詐愚直者誠辨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柔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矜吝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謙極者吃訥之至凌誇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甦者若不力於行誣誣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

自以為行無慮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偶者同乎衆自專者異於衆乘權者則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衆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衆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衆志無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殊

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慮者窮年不相諛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眄紛紛之衆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

僥僥始成者僥成也僥似也

盧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僥者似也

初非成也僥僥敗者僥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故迷生於僥

感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

僥之際昧然於僥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僥者幾欲之貌僥者自似之稱僥僥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僥成也初非成也言似成而非也僥僥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倘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速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倘倘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倘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已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福動止不違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墮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而不能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修起修滅成敗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

倘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倘敗而已倘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觀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無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一無所遑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彼我無二心莫之為而常自然而已故曰死生自命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存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

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戚生於肖似速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為有間矣有心者不能致大道而致道者忘心故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墮而不墮也

蓋掩目塞耳者默其聰明背坂面墮者無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骨次所以亦不墮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

○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天壽不貳君子惟命而已則怨夭折者宜知命者哉時在彼而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為晝夜此知命者在窮不戚則以窮通為寒暑

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莫以異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莫以異

與不料度與不度莫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唯亡所量

不彼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偽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茲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為必得是無夫也必以少智為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異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違時可因而不可違怨夫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為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為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為寒暑之序在窮不戚未嘗醜窮豈嘗樂精神矣

○ 億度以鑿為智哉十七

齊景公游於牛山此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校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

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菴莖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限常作何狀

○ 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髮髯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

被菴莖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處之迷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

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為不仁

○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且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隙也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甚憂焉

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子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任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任有過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虛曰夫士農工商各趨利而逐勢者力所
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
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揆榆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
求者達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
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
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
者是得夫所以送處送去也若知命者當
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為在
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
不過此四者赴時趨利追術逐勢我所能
也水旱得失成敗過否我所能也
可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
天也又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趨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關土
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
所趨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
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則逐時而已
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運焉勢使之然也
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
過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和光散人高守无集

楊朱之說曰夫生者一炁之變聚一物
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
而復不能辨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
眩以仁義為用體樂為於非自
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若夫
達乎生之趣也。虛曰夫君子不
名小人所爭為欲體道之人也為善不
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為惡不避刑
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
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
作亦何殊於盜跖也。故和聖王不
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為天下製故
或以權力亂其業分神天真以時
者或以矯抑亂其形生推命二者皆
非中道故力命之篇一推命分者皆
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奇不
廢而不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
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者故情無厭足